

譯文叢書

雷馬克全集

朱 雯 譯

流 亡 曲

—— 名 浮 荷

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

第一部

沒有根而生活，是需要勇氣的。

第一章

寇恩從鼎沸似的黝黯中猛地醒了過來，便仔細地諦聽着。跟那些一逕被搜索着的人們一樣，他立刻回復了意識，機警地準備着逃遁。當他默然坐在牀上，讓自個兒瘦弱的身軀向前微俯，心裏便兀自在盤算：萬一連樓梯都給把守了，他怎麼樣逃掉。

房間在五樓。一道窗戶開向外面的院落，可是既沒有什麼陽臺，也沒有什麼接連水壩的檐板。從這個方向逃跑是毫無辦法的。此外，就祇有一條出路了，那就是：沿着走廊到攔樓，再從攔樓翻越屋頂到鄰家的房舍。

寇恩瞧了下夜光錶的發亮的指針。五點多一點兒。房間裏還差不多是漆黑的。在另外兩張牀鋪上，被褥正在黝黯中發出朦朧的灰光。睡在靠壁牀上的那個波蘭人，正在呼呼地打鼾。

寇恩小心翼翼地留下了牀，蠕行到門口。這時候，睡在中間牀上的那個人，忽然扭動起來。「出了什麼岔子嗎？」他囁囁着道。

寇恩沒有回答；兀自將耳朵貼在房門上。

那個人坐了起來，摸索着攢在鐵牀架上的東西。於是一隻手電筒，射出一圈慘白的搖曳的光芒，照住了油漆斑駁的褐黃色的門戶，祇見頭髮蓬鬆，內衣和短褲都很皺褶的寇恩，正在鑰匙小孔上諦聽。

『見鬼的，怎麼回事啊？』牀上的那個人囁囁地說道。

寇恩挺直了身子。『我不知道。什麼聲音驚醒了我，什麼聲音我聽到的。』

『什麼聲音！到底是什麼啊，你這個笨蟲？』

『樓底下，樓底下有什麼聲音。人聲啊，腳聲啊，總是這一類的聲音。』

那個人下了牀，走到門口。他穿着一件黃襯衫，露出下面一對肌肉很發達的毛茸茸的腿子，給手電筒光照射着。他傾聽了半晌，便問，『你在這兒耽了多久啦？』

『兩個月。』

『給搜查過沒有啊？』

寇恩搖了搖頭。

「啊哈！你聽到了什麼聲音，你在睡夢裏邊，有時候連放一個屁也好像打雷一樣地大聲咧。」

他把手電筒照在寇恩的臉上。「哦，哦，剛滿二十歲吧，呃，難民嗎？」

「當然囉。」

「Jesus Christus too siem stajo——」（波蘭語：「耶穌·基督，怎麼回事啊？」）

睡在角落裏的波蘭人，突然喃喃地說着：

穿襯衫的那個人，讓手電筒光在房間裏掃射了一下。從黝黯中照見一絡粗黑的髭鬚。一張欠伸的大嘴，還有在茸茸的眉毛下，一對深沉的逼視着的眼睛。

「別提什麼耶穌·基督了，波拉克，」拿手電筒的那個人，這樣咕囔着。「他是再也不活了。他在索謨當志願軍死的。」

「Tso?」（波蘭語：「什麼？」）

「聽啊！又有聲音啦！」寇恩向他自個兒的牀邊跳過去。「他們在上樓了。我們必須翻過屋頂去。」

那個人也像桅盤一樣地轉了個圈子。傳來一陣關門的聲響，和壓低了的語聲。「見鬼的！快走啊！波爾斯基，快逃啊！警察來了！」

他從牀鋪上搶過了自家的東西。「知道那條出路嗎？」他問寇恩。

「知道。沿門廊向右轉，上那道水坑背後的樓梯。」

「我們走吧！」穿襯衫的那個人，悄悄地開了門。

「Matka boska！」（波蘭語：「上帝的母親！」）波蘭人又喃喃地說着。

「別開口！什麼事情都不要跟他們說起哪！」

那個人把門拉上了。他跟寇恩，沿着狹窄骯髒的門廊奔跑着。脚步輕得連滴水漏進水坑裏的聲音都聽的到。

「這兒轉彎，」寇恩低語道，便在拐角上轉了個彎，却跟什麼東西碰撞了一下。他蹣跚了一步，抬頭看見一個穿着制服的人，便急忙想回過身去。正在這時候，他手臂上立刻給挨了一棍。「站住！舉起手來！」有人在黝黯中么喝。

寇恩讓自己手裏的東西掉到地板上。他左手臂給那打在肩膀上的一棍，打得發麻。那個穿襯衫的人，睽視了一會兒，彷彿他想撲到黑暗中的那個聲音上去似的。可是接着又瞧

見另外一個警察，胸前正擎着一枝手槍。於是他慢慢地舉起手臂。

「轉過身去！」那個聲音又吩咐道。「站在窗邊！」

兩個人都照着做了。

「瞧瞧那件東西上有些什麼，」拿手槍的人這樣說道。

另外一個警察把那件掉在地板上的衣服，搜索了一陣。「三十五先令——一枝手電筒——一隻板烟斗——一把洋刀——一柄虱子梳——沒有別的東西了——」

「沒有文件嗎？」

「有幾封信。」

「沒有護照嗎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你的護照在哪兒？」拿手槍的人問。

「我沒有。」警察將手槍指到那個人襯衫裏面的肋骨上。「那麼你呢？難道你就要我一個個問嗎，你這個婊子生的兒子？」

那個人慢慢地轉過身來。「你說「婊子生的兒子」，那是什麼意思啊？」他這樣問。

兩個警察彼此觀視了一下。沒有拿槍的那個人，便開始笑了起來。另外那個却舐着嘴唇。『瞧啊，』他慢條斯理的說，『一個體面的紳士！他閣下，酒鬼施丁格將軍！突然他縮過手來，把那個人捧了一個嘴巴。』把雙手舉起來！他這麼咆哮着，那個人便顛覆了一下。

那個人瞪着他。寇恩想，他可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的一副嘴臉。『我是指你啊，你這個野種，』警察說道。『你現在總要說話了吧？還是你願意讓我再把你的腦門搖晃一下呢？』

『我沒有護照，』那個人說。

『「我沒有護照」』警察依樣說了一句。『當然囉，「婁子生的兒子先生」是沒有護照的。我們都那麼想。快啊，把衣服穿上了，趕快！』

一大批警察在門廊裏奔了過來，把一扇扇門都拉開了。其中有一個掛着肩章的，走到前面。『哦，你們抓到了什麼？』

『一對烏兒，正想從屋頂上飛走呢。』

警官向他們瞧着。他還很年青。臉是狹長而蒼白的。長着一撇修剪得很仔細的烏黑小鬍鬚，還有一股香水味兒。寇恩一嗅就知道，那是 4711 古龍香水。他父親開過一家香水廠，因此他知道這些個事情。

「這兩個人，我們得特別留意啊，」那副官說道。「手鐐！」

「難道維也納的警察，在抓人的時候，可以隨便打人嗎？」穿襯衫的那個人問。警官抬頭瞪視。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史丹納。約瑟夫·史丹納。」

「他沒有護照，却還吓唬我們呢，」拿手槍的那個警察這樣說着。

「可以做的事情，比你想像的還要多咧，」警官厲聲說道。「把他們帶到樓底下去！」兩個人穿上了衣服，警察將手鐐拿了出來。「來吧，乖乖的。現在你們纔像個樣兒了。這一對傢伙，配手得倒像是定製似的。」

寇恩在腕節上感到冰冷的鋼鐵。身被桎梏，這還是他生平第一次。這一對手鐐，並不怎麼妨礙他的行走。可是他總彷彿覺得，似乎給束縛住的，還不止是他的一隻手。

外面是清晨的光芒。兩輛警車停靠在屋子的前面。史丹納擡燈着臉。「第一流的葬禮。挺講究的，呃，孩子？」

寇恩不則聲。他儘可能地把手鐐藏在外衣底下。有幾個送牛奶的人，站在街上，熱切地

張望着對過一排屋子，窗子都已經給推開了。一張張的臉，探在黝黯的窗外，彷彿一個個麵團。一個女人咕咕地笑了起來。

大約有三十個人，早已給抓來，此刻都在載上這兩輛沒有篷蓋的警車。他們大多是默默地爬上車去的。屋子的主人也在這一批人的中間——那是一個五十來歲的、頭髮金黃、身體肥胖的女人。祇有她一個人提出了憤怒的抗議。兩個月之前，她以最便宜的辦法，把她那座破敗屋子裏，兩層空着的樓面，改成一種公寓似的東西。消息便立刻傳播出來，說是寄寓在那邊的，可以不用向警察局報告。那位房東太太一起祇有四個合法的房客，有護照，而且登記過的——一個小販，一個滅鼠者，兩個娼婦。其餘的房客，都是在天黑以後，縫悄悄地鑽進去的。幾乎全都是德國、波蘭、俄國、和義大利的僑民和難民。

『進去啊，進去啊！』副官跟房東太太說。『你可以把這些個話，到警察局裏去解釋啊。到了那邊，你儘有時間去說咧。』

『我抗議——』女人尖叫了起來。

『隨你怎麼去抗議吧。此刻，你跟我們一塊兒去。』

兩個警察將那個女人在腋下摟住，把她抱上了警車。

副官向寇恩和史丹納轉過臉去。『現在這兩個把他們特別留意啊。』

『Merci』（法語：『謝謝』）史丹納說着，便走上了警車。寇恩也跟着他上去了。

警車開走了。『祝福你們！』一個窗口裏，傳出一聲女人的尖叫。

『殺盡那批難民！』一個男人咆哮着道。『這樣纔可以節省糧食。希特勒萬歲！』

街道上差不多仍然是空寂的，因此警車就行駛得很快。屋宇後面的天空，往後倒退着，逐漸地變得更光明，更寬闊，更蔚藍得透明了；可是那些烏黑一團站在警車上的人犯，却像秋雨中的垂柳。有兩個警察，正在喫着三明治。他們從平底洋鐵罐裏喝着咖啡，跟三明治一塊兒吞嚥下去。

在佛朗茲·約瑟夫橋附近，一輛蔬菜卡車穿過街道。警車便猛然煞停下來，然後又重行起步。正在這個時候，有一個犯人爬過第二輛警車的邊緣，跳到地上。他傾斜地摔過了遮泥板，給鈎住了衣服，彷彿樹枝折裂似的訇然一聲，碰着鋪道。

『停車！停車！』領隊的這樣嚷道。『要是他動一下，就把他打死！』

警車急急煞停。警察便都爬了下來。他們奔到那個人摔倒的地方。司機向四下裏望了

一眼。他看見那個人並沒有逃跑的意向，纔慢慢地把警車倒退下去。

那個人俯臥在地上。碰着那鋪道的，原來是他的後腦殼。他敞開了大衣，四肢都攤展着，躺在那兒，活像一隻撞在地上的大蝙蝠。

『把他帶回來！』副官嚷道。

警察們弓下身子。然後有一個警察挺起身來。『他一定給摔斷了什麼了。他站不起身來。』

『他當然站得起來的。把他站起來啊。』

『重重地踢他一下，他就站得起來了，』先前撲過史丹納的那個警察，冷冷地出了這麼個主意。

那個人在呻吟。『他真是站不起來咧，』另外一個警察報告道。『他的腦袋上，還在流血呢。』

『他媽的！』領隊的爬了下來。『誰都不准動！』他向車上的人犯么喝道。『該死的流氓。儘是打麻煩。』

此刻那警車已經緊緊靠着那個摔倒的人。寇恩從上面望他，看得很清楚。他認識他的。他

是一個憔悴瘦削的俄籍猶太人，長着一臉蓬鬆的灰色髭鬚。寇恩跟他同房間睡過好幾次，還清楚地記得每天清晨，這個老頭兒怎麼站在窗前，肩膀上放着經匣，慢慢地前俯後仰地祈禱。他是一個販賣棉紗、鞋帶、和絲線的小販，曾經三次從奧國被放逐出來。

『嗨，站起來啊！』那警官吩咐道。『你幹麼要從警車上跳下去啊？難道你犯的案子太多嗎，呃？偷過東西，天知道還犯過別的什麼案子。』

那老頭兒掀動着嘴唇。他那瞪出的眼睛，其時又轉過來望着副官了。

『怎麼回事啊？』副官問道。『他有沒有說什麼話？』

『他說，他因為害怕，所以纔跳下去的，』踞伏在他旁邊的那個警察說。

『害怕？當然他是害怕的囉。因為他犯了法。此刻他在說些什麼啊？』

『他說，他沒有做錯什麼事。』

『大家都是這樣說的。可是，我們怎麼收拾他呢？再說，他到底受了什麼傷啊？』

『應該由誰去找一個醫生來，』史丹納在警車上說。

● 經匣 (Phylacteries) 一種小方革匣，裝有記載聖經文句之羊皮紙，猶太人祈禱時以一匣頂於額上，

一匣繫於左腕。——譯者

『別多嘴！』副官氣餒地么喝道。『這個時辰，我們往哪兒去找醫生呢？我們又不能儘讓他躺在這兒的街上。過後啊，他們又要說我們自個兒把他弄成這個樣子的了。警察是什麼事情都會挨罵的。』

『他應該給送到醫院裏去，』史丹納說。『事不宜遲了。』

警官可惶惑了起來。他此刻纔知道，那個人確實受了重傷，因此連不許史丹納開口的事情都忘記了。『醫院！他們不肯就這麼讓他給送進去的。你必須有一張證明書啊。這就不能由我一個人作主了。首先，我必須把這件事情報告一下。』

『把他送到猶太醫院裏去，』史丹納說。『那邊是，不需要什麼證明書，或者什麼報告的。就是沒有錢也行。』

副官向他瞪了一眼。『你怎麼會知道這些個事情的呢？』

『我們應該把他送到施診所去，』一個警察這樣建議道。『那邊總有一個住院醫生或者施診醫生在的。他們會給他診斷。至少，我們可以把他放在那邊了。』

副官已經打定了主意。『好的，那就把他抬上車。我們開到公共施診所去。留一個人在那邊陪着他。真是討厭得要死！』

幾個警察把那個人抬了起來。他呻吟着，臉色變得十分蒼白。他們把他放在警車的地板上。他哆嗦着，睜開了眼睛，在他萎癯的臉上，這一雙眼睛閃出了不自然的光芒。副官咬着嘴唇。『多傻的詭計！像他那樣的老頭兒，居然還跳車。開吧，可是開得慢些。』

在受傷者的頭底下，慢慢地匯成一潭子鮮血。他那糾曲的手指，正抓着地板上的木條。他慢慢地牽縮着嘴唇，讓牙齒露了出來。彷彿有什麼人在籠罩着死亡陰影的苦痛的面具背後，沉靜而譏嘲地訕笑。

『他怎麼說啊？』副官問道。

一個警察又跪伏下來，將那個老頭兒的腦袋好生按住，使他不受車輛的震動。『他說，他要到他孩子們那兒去，』他這樣報告道。『他們現在都要餓死了。』

『哦，胡說。他們不會餓死的。他們在哪兒啊？』

警察彎下身子。『他不肯說。說了，他們會被放逐的。他們一個都沒有許可證。』

『全是胡說。現在他怎麼說啊？』

『他說，他要你饒恕他。』

『什麼？』副官愕然地問。

「他說，他要你饒恕他，爲了他給你的麻煩。」

「饒恕他？那他是什麼意思啊？」警官搖搖頭，直瞪住地板上的那個人。

警車在施診所門前停靠了。『把他抬進去，』副官吩咐着。『小心點兒，你，勞台，跟他一塊兒耽着，待我打電話給你。』他們抬着那個受傷的人。史丹納向他俯身下。『我們會找到你的孩子。我們會照顧他們的，』他說。『你知道嗎，朋友？』那個猶太人閉上了眼睛，一會兒却又睜開了。

於是有三個警察把他抬進屋子。他那懸垂着的手臂，一路在鋪道上，直拖着，彷彿他早已死了的樣子。一會兒之後，兩個警察走將出來，跳上警車。『他還說了些什麼話沒有？』副官問道。

「沒有。他臉色發了青。要是脊骨受了傷，那他不會再活多久了。」

「也好，充其量祇是少了一個猶太人，」先前撻過史丹納的那個警察說。

「『饒恕，』」副官咕囔着。『什麼話啊！有趣的傢伙——』

「尤其是這種時勢，」史丹納說。

副官挺起肩膀。『別說話，你這個布爾什維克，』他咆哮着。『我們會教得你不敢粗暴